

· 名医传承 ·

# 苏寅运用傅青主腰腿痛方精华发微<sup>\*</sup>

魏雅琴<sup>1</sup> 彭 斌<sup>1</sup> 蔡德正<sup>2</sup> 缪晓晖<sup>2</sup> 雷美珠<sup>2</sup> 苏 寅<sup>2▲</sup>

**摘 要** 苏寅教授在深入传承傅青主腰腿痛诊疗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骨伤科疾病特点及福建地域气候特征,对其理论进行了系统阐发与临床创新。其以“肝主筋”“脾主运化”“肾主骨生髓”为核心,构建“疏肝-运脾-补肾”为一体的临床辨治体系,并依据病位深浅与病机演变形成分层论治策略。针对福建湿热偏盛的地域特点,其提出“湿热致痹,当先清化”的辨治观点,拓展了傅氏理论在湿热型腰腿痛中的应用。其临床创制“清化逍遥散”“芪风温肾汤”“滋骨润筋汤”等系列方剂,充分体现了“师古不泥、守正创新”的学术思想。文中系统总结了苏寅教授对傅青主腰腿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为现代中医骨伤科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兼具地域适应性与临床实效的学术参考。

**关键词** 傅青主;腰腿痛;名医经验;苏寅

傅青主(以下简称为“傅氏”),名山,山西太原人,明清之际医学家,尤擅妇科及内科杂病,所著《傅青主男科》<sup>[1]</sup>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其中《腰腿肩背手足疼痛门》这一篇章系统载录其治疗腰腿痛的经验。傅氏辨治腰腿痛思路独特,理法方药体系鲜明,对中医骨伤临床具有重要指导价值<sup>[2]</sup>。

苏寅教授(以下简称为“苏师”)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指导专家、福建省名中医。苏师从事中医骨伤临床、教学与教研工作四十余载,结合当代骨伤疾病特点及福建地域气候特征,秉承“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之旨,深入挖掘并灵活运用傅氏治疗腰腿痛的方药精髓,临床疗效显著。笔者有幸随师临证,兹将其研究成果与临证经验整理如下,以飨同道。

## 1 腰、腿痛甚则满身皆痛,从肝论治

《黄帝内经》提出“肝主筋”理论,认为肝通过主疏泄、藏血之功,调畅气机、濡养筋脉,从而维系筋膜柔韧与关节灵活,为骨伤科疾病从肝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sup>[3-4]</sup>。傅氏在《傅青主男科·腰腿肩背手足疼痛门》中深化发展此论,提出“肝气一舒,诸痛自愈”的学术观点,创立以疏肝理脾为核心的“逍遥散法”,并将五行

生克理论深度融入诊疗体系。

傅氏强调治疗腰痛、手足痛甚则满身皆痛,不可“头痛救头,足痛救足”,而应审证求因、治病求本。对于肝气郁滞所致诸痛,其主张以逍遥散加减治之。傅氏指出:热郁在肝,清火多用栀子;若兼湿气作祟,加入祛湿之品;若肝血不足,筋失所养,不荣则痛,则重用白芍、当归,平肝木使不侮脾土,取补血、止痛、柔肝之效。其法虽药随证变,然理一以贯之,即治肝之郁,兼以理脾,脾运肝舒,则诸痛自愈。

此外,傅氏将肝气郁滞分为两类:一为肝木自郁,影响气机升降,导致水停、痰阻、瘀生,凝滞经络,不通、不荣则痛,可发为满身皆痛、手足痛、两臂肩膊痛等症;二为五脏传变所致,尤以肾病传肝为常见,即“母病及子”。例如,傅氏所举“腰痛而不能直者,风寒也,方用逍遥散加防己”,即为肾中寒邪传及肝木,属“实则泻其子”之治法。此法不直接温肾散寒,而是通过疏达肝木以疏泄水寒,佐以防己祛风散寒,体现了傅氏从肝论治腰痛的辨证思路。

苏师承袭傅氏学术思想,强调治疗腰腿痛关键在于审证求因、明辨病机,认为肝气郁滞所致诸痛,从肝论治实为枢要之法。其在“傅氏逍遥散法”基础上创制“清化逍遥散”,药物组成如下:炒栀子 10 g,炒芥子 10 g,法半夏 10 g,薄荷 6 g(后入),北柴胡 10 g,黄芩 10 g,醋当归 20 g,白芍 15 g,白术 15 g,甘草 6 g,徐长卿 12 g(后入),牛膝 10 g。徐长卿气味芳香,不宜久煎,故方中注明后下。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徐长卿

<sup>\*</sup>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No. 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75号)

<sup>▲</sup>通信作者 苏寅,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骨伤科疾病。E-mail:470412520@qq.com

• 作者单位 1.福建省古田县医院(福建 古田 352200);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宁德市中医医院(福建 宁德 352000)

具有镇静、镇痛、抗炎等作用<sup>[5]</sup>。苏师将其入方,既取其补益肝肾、祛风除湿之功,亦兼顾宁神定志之效。全方以治气为先,旨在清气化痰,使气顺痰消,故苏师临床常用于治疗证属肝郁脾热之腰腿痛甚或满身皆痛者。

## 2 浅部腰、腿痛从脾湿、寒湿证治

《本草秘录》云:“凡有水湿,必侵腰脐,但有轻重之分耳。”《傅青主男科》亦载:“腰痛而不能俯者,湿气也……腰凡痛而不止者,肾经之病,乃脾经之故也。”可见湿邪为病与腰痛密切相关<sup>[6-7]</sup>。腰为肾之府,肾与膀胱相表里,其经气通于足太阳之脉(膀胱经循腰背)。湿为阴邪,易伤阳气,而足太阳总督诸阳,若湿邪外客,太阳经气受阻,则病腰痛而不能俯。脾主运化,若脾失健运,水湿下流乘袭于肾,致气滞湿困,缠绵不去,则见腰痛不止。湿性重着趋下,易流注于下焦,故常兼见腿足疼痛,而成腰腿并痛之候。

傅氏指出,湿邪所致腰腿痛虽症现于膀胱经,然其本在脾,湿邪根源实由脾失健运所致。据此,其创立“培土制水”之法,该法之精要在于“入肾去湿,不是入肾补水”。傅氏临证善用白术、薏苡仁等甘温平补之品,且常重用其量,旨在健运脾土以渗利水湿;常佐轻量肉桂,既能温阳化气,又可“引利水药入膀胱”,为湿邪开辟出路。对于寒湿侵于下焦所致“腿痛,身不离床褥伛偻之状可掬”者,傅氏不执于单纯温肾,而立健脾利湿、温阳散寒之法。方中白术、薏苡仁、芡实、茯苓健脾渗湿,以绝水湿之源;佐肉桂温散沉寒,草薢分利湿浊,牛膝引药直达下元,更助杜仲一味。《本草汇言》盛赞其功:“凡下焦之虚,非杜仲不补;下焦之湿,非杜仲不利;足胫之酸,非杜仲不去;腰膝之疼,非杜仲不除。”全方融健脾、利湿、温阳、补肾于一体,扶正与祛邪并进,深刻体现了傅氏“培土以制水,祛邪不伤正”的辨治理念。

苏师承傅氏之学,从病位与病机层面将腰腿痛划分为深、浅两部。浅部腰腿痛以湿邪为核心病理因素,病机关键在于湿邪困阻、脾失健运,病位主要在肌肉、筋络、皮部,临床表现为压痛浅表、肢体酸困重着,故治疗以治脾、治湿为首务。

治疗寒湿腰痛,苏师常以仲景甘姜苓术汤为基础方化裁,既承经方之旨,又与傅氏“培土制水”之法相契合。苏师还提出地域性辨治思路:福建地区气候湿热,人居此间,外感天之湿热,内伤饮食之滋腻,脾胃

易损,湿与热结,流注腰腿,易发湿热型腰腿痛。

苏师临证主张“疏流清源,通络止痛”,以傅氏培土制水法为根基,配伍佩兰、白豆蔻等芳香之品醒脾化湿、宣畅气机;佐赤芍、丹参等活血化瘀之品,以行“血行则水行”之意,体现了“血不利则为水”的理论内涵;稍加防风、独活、秦艽等风药,既取“风能胜湿”之意,又助宣通太阳经气,使缠滞之湿得以疏泄;补肾壮腰多选用杜仲、牛膝,牛膝兼能引药下行,直达病所。在湿热为患之地,苏师尤为强调慎用温补腻滞之品,以防闭门留寇,反助病势;主张以清淡疏通为治疗大法,并嘱患者调摄饮食,远肥甘厚味,配合药力,方可令湿去热清,经脉畅达,而腰腿痛自止。

## 3 深部腰、腿筋骨痛从肾论治

腰为肾之府,受肾之精气濡养,并于深部连属足少阴肾经。肾主骨生髓,若肾精亏虚,筋骨失养,“不荣则痛”,可发为深部腰腿筋骨疼痛。傅氏秉承“治病求本”之旨,对此类痛证主张从肾论治。

**3.1 补肾填精,养血荣筋为要** 《景岳全书·腰痛》云:“腰痛之虚证十之八九,肾虚为本,尤以精血不足为要。”肾精亏虚,腰府空虚,骨髓不充,筋骨失养,治当以补肾填精、养血荣筋为要。傅氏提出:“腰腿筋骨痛,方用养血汤。”该方重用山茱萸为君,补益肝肾、滋养精血;其味酸涩,能收敛固藏,配伍诸养血健肾之品,可使精血内守,荣养筋骨;更佐以祛湿、活血、荡风之品,以祛退浊邪。全方使肾精得充,筋骨得养,邪浊得祛,其痛自缓。

**3.2 益气通痹,温肾利湿为法** 《傅青主男科》载:“腰足痛,明系是因肾虚而气衰,更加之湿,自必作楚。”腰足酸楚疼痛,病在少阴循经之道,傅氏洞悉其本,乃因元气亏虚、肾阳不振,气化失司,水湿内停,足少阴经不荣不通所致。傅氏立法独出机杼,不蹈常法补肾,主张“单益气”,谓“盖气足则血生,血生则邪退”,立意深远。方中重用黄芪为君,功专力宏,旨在益气通痹,直指病本;又佐以薏苡仁、茯苓、车前子利湿;杜仲健肾;肉桂温肾;防风祛风。诸药相合,共奏益气通痹、温肾利湿、强腰祛风之功。苏师在此基础上,常配伍全蝎、地龙、乌梢蛇等虫类药,创制“芪风温肾汤”。虫类药之配伍既可增强搜风通络、剔邪通痹之功,又无耗气伤血之弊,实为增效之法。

**3.3 补气补水、滋骨润筋为治** 傅氏治疗背骨痛之方亦载于《石室秘录·长治门》,名为“润河汤”。傅氏

盛赞此方“补气补水,去湿去风,润筋滋骨,何痛之不愈哉”。方中黄芪、熟地黄相须为君,白术助黄芪补气,山茱萸助熟地黄补水,更佐麦冬、五味子金水相生,茯苓益脾去湿,防风祛风,附子引诸药入骨充髓。全方药仅九味,融玉屏风散、麦味地黄汤、芪附汤于一炉,阴阳互济,补中兼疏,俾肾水得充,河车之路得以润通,则背骨疼痛自除。其用药主次分明,剂量轻重悬殊:黄芪、熟地黄各一两,力专效宏以治本;附子仅用一分,意在引经,含“少火生气”之妙,体现了傅氏顾护肾元、兼补肾阴肾阳的学术理念<sup>[8]</sup>。本病属虚损成疾,法当缓图,故“多服、久服乃效”。

**3.4 填精补髓,上下贯通为用** 肾主藏精,精充则上荣髓海,下养筋骨。若肾精亏虚,可致髓海失充而头重作痛,筋骨失养而腰脊酸楚,形成腰痛兼头痛之候。傅氏制方精专,以熟地黄、杜仲相须补肾填精;佐麦冬、五味子金水相生以助化源。全方仅用补肾之味,使得肾气旺盛,上通于脑,下贯于腰,故腰痛止而头痛亦除。傅氏遣方用药精练,非辨证精准、法度严谨者,不能达此效如桴鼓之妙<sup>[9]</sup>。

**3.5 滋骨润筋,法古创新为要** 苏师深得傅氏“润河汤”及治腰痛兼头痛方之精义,创制“滋骨润筋汤”,用于肝肾精亏所致骨伤科疾病,屡获良效。方药组成如下:杜仲 20 g,醋当归 20 g,肉桂 3 g,炒芥子 6 g,茯苓 15 g,熟地黄 20 g,麦冬 12 g,五味子 6 g,山茱萸 15 g,牛膝 10 g。方中重用醋当归,其妙有三:一者经醋炒制可和缓滑肠之性;二者酸先入肝,木荣风息,又能助熟地黄补血填精;三者酸收之性可敛肝安魂,魂静则寐安痛减。方中轻用肉桂,意在引火归原,而无燥烈伤阴之虞。临证时常酌情加入紫河车、鳖甲、地龙等血肉有情之品,既助填精治本,又兼搜风剔邪之功。苏师特别强调:“傅氏遣方用药,注重炮制,秘在用量,此关乎临床疗效,应予细细斟酌。对于古方之加减变通,需不失其立方旨意,若不守病机,随意加减,临床很难奏效。”

## 4 补虚除痹,重在肝脾肾

《素问·痹论》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确立了痹证因外邪侵袭所致的基本认知框架。后世医家虽补充了“湿、痰、瘀”等病理因素,然诸医家理论多未脱离外邪致痹之窠臼。傅氏突破传统,强调痹证发生与内伤虚损密切相关,尤责之于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其力倡“不荣则痛”之旨,治痹尤重补虚,临

证善用健脾益气、补益肝肾之品,以奏补虚除痹之功。若兼杂外邪,则辅以祛邪之法,主次分明,标本兼顾<sup>[10]</sup>。苏师临证深得傅氏心法,每于虚实之间详加权衡,效验颇彰。

## 5 总结

苏师深入研习傅氏学术思想,结合当代骨伤科疾病谱系及福建地域气候特点,对傅氏腰腿痛诊疗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承与创新。其以“肝主筋”“脾主运化”“肾主骨生髓”理论为核心,构建“疏肝-运脾-补肾”临床辨治体系,形成了基于病位深浅与病机演变的分层诊疗策略。针对福建湿热偏盛之地域特点,苏师提出“湿热致痹,当先清化”的学术观点,拓展了傅氏理论在湿热痹证中的应用。在方药实践中,苏师创制“清化逍遥散”“芪风温肾汤”“滋骨润筋汤”等系列实效方剂,既承袭了傅氏组方药简力宏、注重炮制与用量的学术精华,又融汇现代药理认识与临床实际,体现了“守正创新”的学术理念。苏师临证尤重审证求因、治病求本,强调病机分析与证候演变,深刻践行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其诊疗思路不仅深化了傅氏腰腿痛理论之内涵,也为现代中医骨伤科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借鉴。

## 参考文献

- [1]傅山.傅青主男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57-82.
- [2]薛渊,王轩,李健敏,等.傅青主治腰痛用药及组方特色浅析[J].环球中医药,2023,16(5):945-948.
- [3]贾建营,牛永青,毛真真,等.贾在金“从肝论治”类风湿关节炎经验[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4,36(11):2123-2126.
- [4]李治,覃杰,陈锋,等.名中医陈锋从“肝主筋、为罢极之本”论治腰椎间盘突出症经验[J].陕西中医,2024,45(2):248-252.
- [5]姜雪,孙森凤,任俊洁,等.徐长卿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化工时刊,2017,31(6):37-40.
- [6]袁则.陈士铎辨治腰痛经验述要[J].河南中医,2011,31(11):1234-1235.
- [7]樊新甫,牛永涛,蒋伟,等.《景岳全书》辨治腰痛学术思想初探[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24,32(1):88-90.
- [8]李自艳,曹龚,王彤.《傅青主男科》用药及组方特色研究[J].吉林中医药,2018,38(11):1356-1358.
- [9]李晨龙,贾华南,王庆钰.《傅青主男科》证治特点与学术思想浅析[J].湖南中医杂志,2022,(1):108-110.
- [10]王轩,郑允彬,王俊锋,等.傅山辨治筋伤病特色述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0):4812-4814.

(收稿日期:2025-07-01)

(本文编辑:黄明愉)